

# 水牛呢?还有牛车棚

赵春华

家西头，一抬腿便是一个泾湾头。泾湾头上面就是一个牛车棚，水牛戴着眼罩围着一个木制大圆盘转呀转呀，大圆盘一个个木齿带动龙骨水车，水车里绵绵连接的木斗板从泾湾头里汲水。于是，清清的河水又从龙骨水车里吐出来，汩汩地、源源不断地流经沟渠，流到水稻田里……浇灌庄稼的成熟和农民的希望。

其时，我尚年少，却也跟着大人踏过水车。因为每个生产队只有一两头水牛，在庄稼干渴需要抗旱的日子里，水牛没日没夜地劳作，会累垮的，所以有时也要人出力帮忙汲水。

龙骨水车上有一个木框，门字型，人可以扑在横档上，用两脚踩水车。我那时尚年幼，个子矮，跟不上节奏，难免会“吊鳊里”（双手吊住横档，双脚离了水车，乡里称“吊鳊里”）。但大多数时间还是能跟得上大人踏水车的节奏

的，这也印证了熟能生巧的道理。

牛车水其实是有季节性的，牛车棚也有闲着的时候。每当水车被撤之后，我们几个小伙伴就会推着没有负荷的车盘玩，随着空车盘飞转，小小的我们也跟着飞了起来，笑声飞出牛车棚，快乐的光景至今记忆犹新。但也有玩出格的时候，有一次，一个年纪稍大的伙伴自制了一了把鱼叉，他坐在车盘上，吆喝着我们快推快跑，见一个伙伴偷懒了，便没有多想，用鱼叉戳了戳小伙伴，没想到不小心戳到这个小伙伴的后脑勺上，亏得叉齿不锐，只擦破了一点皮。若是再尖锐些，肯定会酿成大祸！当时场面十分吓人，大家都愣住了，之后便决定再也不做这么危险的事了。但是牛车棚永远像有魔法，吸引着我们去玩耍。天热得知了叫个不停的时候，会约上小伙伴去乘凉，野风吹来，还挟着丝丝凉意……

还是说说水牛吧。在农耕社会，水牛是农村的重要生产力，犁地耕田、耙泥运物，少了水牛可不行！村里只有殷实人家才有能力养牛。而春夏两季，养牛人不是背着草篮就是划着小船去割露水嫩草，以作牛饲料。到秋冬时节，则会用铡刀将稻草铡成寸许长再拌以菜籽饼或花仁饼喂牛。在一次闲聊中，我得知，在朱家桥（今属嘉定工业区）一带，养牛人在中秋时要喂四个月饼给牛吃。那时都说农民视牛为宝，可见一斑。养牛人每每在牛耕田或汲水之后，还会让牛在河滩头消闲消闲。这时的牛在浅水里呼气打滚，十分享受这难得的时光。河滩头必置一大缸，只要牛儿扬起尾巴大解或小解，养牛人会立即伸出长柄勺予以接之，然后倒进粪缸。“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”，那时没有化肥，田里望的全是有机肥料，乡下连狗屎鸡粪都视之为宝，常用蚌

壳作拾粪的工具，收集起来后倒入自家屋后的粪坑，用作农作物的肥料。

有一种形似蜜蜂的小虫子，我们唤它叫蝼蛄，也就是牛虻，喜欢叮咬水牛。我和小伙伴常常把它们活捉了以后，固定在丁字形的麦秸秆两端，它们一挣扎，麦秸秆就像风车似的，转呀转呀转个不停，甚是好戏。

水牛水性好。小时候，我曾看见一个放牛郎拉着一个男孩骑在水牛背上，水牛泅渡他俩到对岸。男孩坐在牛背上，既兴奋又害怕，惹得放牛郎一阵哈哈大笑。

水牛还很有灵性。我记得生产队里曾有一条老水牛病重，队里便准备将它宰杀了，大家分些牛肉吃。老水牛一见宰杀的排场，大团大团的眼泪立即从眼眶里滚落下来，好像知道自己的大限即将来临……

在长期的自然条件下，在多年实

践中，上海选育出南翔水牛、虹桥水牛、田子湾水牛等，统称上海水牛。然而在农村城市化和日益加快的农业机械化进程中，水牛的作用逐渐淡化，水牛也几近销声匿迹了。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，这肯定是一个进步，时代的大进步。

举目四顾，牛车棚已难觅其踪。水牛呢？自然也是。不过，聊以欣慰的是，前不久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：有一个具有水牛情结的人在崇明办了水牛养殖场，养了几百头牛，他不想让上海水牛这一优良牛种绝迹，其精神令人敬佩。

鲁迅说：“牛吃的是草，挤出来的是奶。”他还说：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。”我想，无论是奶牛还是水牛，它们的精神和对人类的贡献，都是不可磨灭的，予人的启迪更应该时刻铭刻于心。

## 国庆话阅兵

李仙云

提到国庆节，最让人心潮澎湃的，就是观看国庆阅兵典礼。看到那英姿飒爽、扬我军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兵种组成的方阵，整齐划一、威武雄壮地走过天安门广场，还有那威风凛凛的现代化新式武器的亮相，真是热血沸腾，爱国之情高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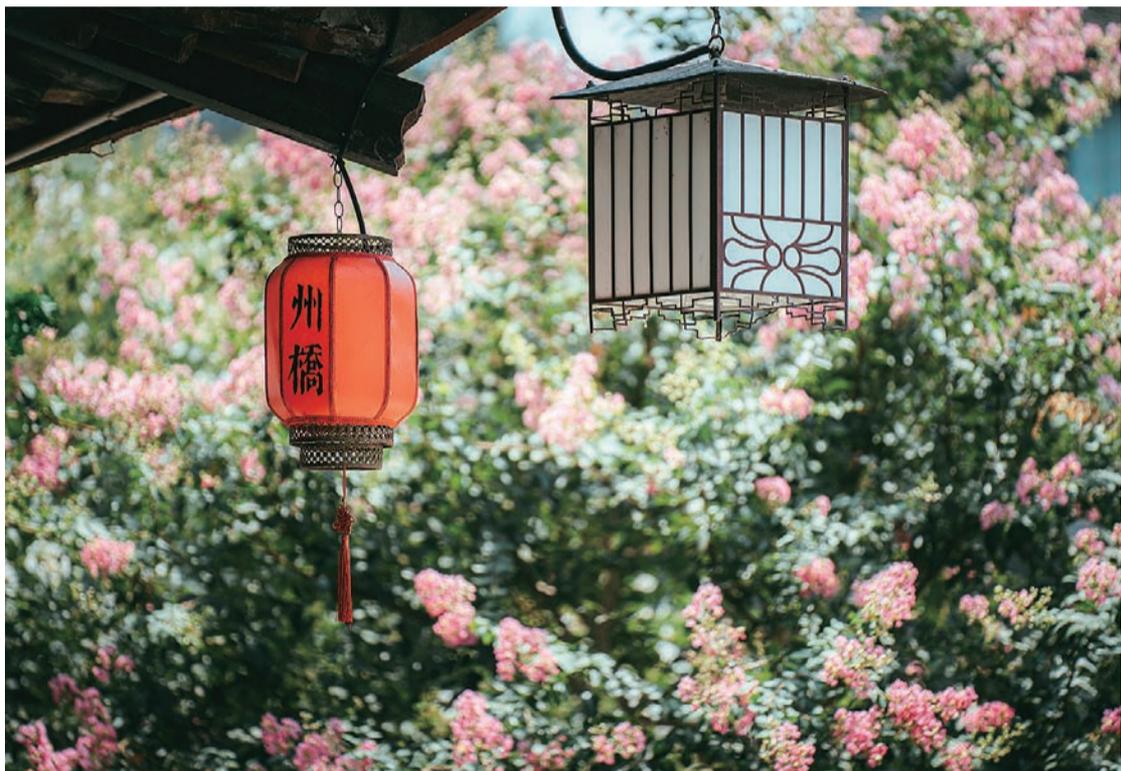
1984年，我还在陕北一所子弟学校就读，10月1日当天，我们聚在厂部大礼堂观看国庆阅兵庆典。当时坐在我身边的，是曾参加过东征战役的老红军秦爷爷。看到振奋人心处，他激动地对大家说，1949年的开国大典，他所在的连队齐聚部队大礼堂，听着喇叭里传出毛主席那声振聋发聩的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”，他们齐刷刷地站起来敬了一个军礼。很多人热泪盈眶，为那些牺牲的战友，也为中华民族在历经苦难后的再次崛起。

那时，年少的我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，国歌声中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，那一抹鲜红，是多少中华儿女用他们的鲜血染红的。

1999年，是新中国成立五十周

年。10月1日当天，我所在的家属区张灯结彩，一派喜庆。我抱着10个月大的儿子，与左邻右舍聚在一起，收看国庆阅兵式，当看到一位位“身怀绝技”的三军飞行员驾着飞机在空中俯冲、盘旋、翻滚，时而又喷出彩色烟雾，如虹似霞，精彩纷呈，连襁褓中的儿子都拍起了小手。邻居李伯更是情难自抑，他曾“雄赳赳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”，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。他感慨地回忆道：“1950年的国庆阅兵，我们全连官兵端坐于大礼堂收听直播。当骑兵骑着清一色的白马走过天安门广场，播音员解说：‘谁能横刀立马，唯我英雄红军。’之后不久，我们就奔赴朝鲜，参加战争了。”也是在那年，他把家中二老和几亩田地，都扔给了刚娶过门的李婶。那天，李伯还风趣地对李婶唱：“军功章啊，有我的一半，也有你的一半……”

75载风风雨雨，新中国历经艰难险阻、克服重重困难，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。在祖国母亲75岁华诞之际，祝愿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、风调雨顺、国富民安。



花团锦簇 朱佳丽 摄

岁月留影

## 外婆的桂花糕

王蕙利

记得当年在离老屋不远的闲地上，有几棵夹杂于香樟之间的桂花树。每到珠英怒放之时，沁人心脾的香气会吸引来不少捡拾花儿的人们。每每此时，外婆会站在椅子上，拉低花枝，小心翼翼将一簇簇精灵，从枝头轻抚下来。

这份耐心的采摘活计，通常得花上一个时辰。采完后，外婆将桂花倒入袋里。一回家，就先用筛子滤掉桂花中的杂质，再以清水漂洗，沥干水分后摊到院子里晾上几天。待干后，再存进罐子里。

晾桂花的同时，外婆将今年收上来、晒过的糯米磨成细粉，装入蒸笼煮熟。待米粉冷却，还要用筛子筛个两遍，以确保口感的细腻。等一切工序准备妥当，就可以揉粉了。

将糯米粉倒入大盆，撒上桂花和些许白糖，用手揉拌均匀。为了能让糖与米粉充分融合，还得倒入适量清水。粉团在外婆有劲地揉拌下，逐渐翻飞成形。原本一些零散的东西，于巧手揉持间变成了柔软绵韧的粉团。外婆用砧板将之压平整，继而切成3至5公分的小方块，最后一层层放入蒸笼。

负责给外婆打下手的我，此时一

个劲地往灶里添柴，使炉火烧得旺旺的。不多会儿功夫，蒸锅的热气便催着米香、桂花香蒸腾弥漫开了。眼瞅着出锅的时刻就快到了，我们姊妹几个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，严严实实地围在灶台边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锅子，并时不时你推我搡，生怕被别人抢了最佳位置。

等到揭盖那一刻。透过腾腾热气，但见那桂花糕晶莹剔透，能清晰辨出缀饰其中的点点金粟，漂亮极了。此时的外婆又往糕面刷了一层糖桂花，之后将糕由蒸笼端到灶台上，转身冲我们唤一声：“糕好啦！来吃糕啰！”垂涎已久的小馋猫们顾不上烫手，争先恐后地上前抓起桂花糕狼吞虎咽起来。咬一口，甜甜糯糯，还不粘牙，桂花的芳香混合了稻谷的田园清香，沁人心脾。齿颊留香，觉得身上和呼出的气里都带着淡淡的桂花香。

每次做桂花糕，外婆都不忘挽一个盛糕的篮子，一家家给左邻右舍分赠这时令吃食。我则乖乖抓着老人家的衣角，随她一同前往。原因很简单，那会儿的我，能好好享受一番邻居们的夸赞。这份甜美的记忆，伴着秋和桂、桂与人，一起镌刻在了内心深处。

清朗秋夜，月华如水，静坐木格窗下，静静欣赏白石老人的《蟋蟀图》，心中一片秋水长天。

图中豆荚、豆叶风中轻颤，小蟋蟀错落有致地精心点缀，伸头、摇尾、舞触，或细语低吟、欣然自得；或呼朋引伴，相逐嬉戏；或鼓角奋足，瞠目龇牙。画面生机勃勃，妙趣横生，溢满蟋蟀声。秋夜愈发静谧而清凉。

清凉夜晚，墙角下、草丛中、瓦砾里，许多杂糅的声音，远远近近地钻入耳中。有蟋蟀的、金铃子的、蛐蛐的，还有纺织娘的。时而急促，如流畅的江南丝竹；时而婉转，如幽怨的二胡曲。飘悠的虫鸣，细碎而甜美，将落莫秋夜，渲染得夏天般热情洋溢。

蟋蟀古称“寒虫”，亦称“促织”，俗名“蛐蛐儿”“夜鸣虫”“将军虫”等，其通体呈黑褐色，两翅摩擦发出鸣声，声音较金铃子稍显单调些。金铃子，羽翼黄亮，毫须特长，叫声响亮。蛐蛐则略显臃肿，欠矫健，靠翅膀发声。

月光清澄，蟋蟀们浅唱低吟，凉意沁人又委婉动听，让人心里霍地落满亲情和乡愁。故园菱藕芡实菰蒲的清幽悠然飘来，令人顿生莼鲈之思。

小时候，晨光熹微，家人还在酣

## 聆听秋虫吟唱

宫风华

睡，我悄然起身，猫身蹑脚，仔细地听，锁定目标，果断出手，呵，一只振翅欲跳的蟋蟀已被我捏住。

夕光濡染，炊烟袅娜，秋收后的泥土极其酥松。蟋蟀“唧”的一声，从这边小洞迅捷窜出，一个有力的弹跳，又钻进那边的小洞藏匿起来。我捂住洞口，最后，那只张须振翅，桀骜不驯的蟋蟀被我捉住了，欢乐的笑声在旷野上萦纡不散。

小镇上的张老二和李三小喜欢斗蟋蟀。他们把各自的蟋蟀放进木盆里，毫须四触，昂首蹬腿，气势逼人。有时从侧面或贴着盆底发起攻击，直至一方耗尽心力，无法再战，才见分晓。胜者振翅鼓须，鸣叫示威；败者悄无声息，沿盆慢爬，郁郁寡欢。

蟋蟀如娇羞村姑，总是躲在幕后，万籁俱寂，才轻轻唱歌，灵动的音符潜入长夜，细长如天边的一弯新月。也如怀乡的人，流露着丝丝怅惘和淡淡忧伤。蟋蟀的歌声是一首宋词小令，不似蛙鼓恣意张扬，颇有谦谦君子的儒雅风范。秋虫鸣唱，颇具秋雨韵致，如入禅境，如悟禅心，涤荡尘世喧嚣和浮躁，令人心生悲悯和感唱。

“促织感秋而生，而音商，其性胜，

秋尽则尽。”商音属悲声。秋虫吟唱，其声呜咽，如凄凉哀怨的埙曲，骚动的心静如一潭明澈秋水。秋虫呢呢，季节有了层次和质感，生命丰盈而温婉。檐下雨声空阔久远，瓦上生轻烟。南墙桂花落，幽微与苍茫，闲适与禅意，妙处难与君说。

蟋蟀们扑扇着翅膀，哗啦啦地带着金属的质感，让人恍惚这些小精灵是从线装《聊斋》的墨香中遁出的，是从遥远《诗经》中翩翩而下的。秋夜有了蟋蟀的陪伴，不再会感到孤寂。

秋虫吟唱，如潮水，缓缓上涨；如清影，浮现左右，牵扯的是萦绕心间的缕缕乡情。

秋夜露浓，我总是抵近墙角，聆听秋虫的吟唱。幽幽清音，有诗一般的韵味，仿佛回到篱笆环绕、青苔瓦松的老屋。一口古井，一棵歪柳，一庭风月。老屋里盛放着生活的歌，以及在外游子的蓬勃乡愁。

静听雨中山果落，闲赏灯下草虫鸣。清秋月夜，秋虫们低吟浅唱，抒怀至情，把一茎草、一片叶当作岁月的琴弦，轻拢慢捻，引吭高歌，让谦恭和悲悯这样的词汇，直抵我们心灵深处柔软的角色。